

【阅书所得】

乡音里的时光隧道

□吴倩倩

我平时喜欢看一些古典小说，常常寻觅一本又一本。在某一天，我遇见了《醒世姻缘传》，这是一本让我读着读着就感到诧异的文章，那些字词好熟悉，像是藏在记忆深处，等等，这不是童年时的乡语吗？那些“头口”“攥颡”“扎煞”等词汇仿佛扑面而来，瞬间将我这个离乡近二十年的山东人拽回童年的村头巷尾。

这部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百万字巨著，以鲁中方言为骨血，将市井百态、人情世故泼辣地铺陈纸上。书中如“鸡力谷碌”（形容慌乱）“鬼头蛤蟆眼”（形容相貌滑稽）等俚语，至今仍活跃在泰安、济南一带的乡音中。这些词汇不仅是语言的活化石，更像是一把钥匙，解开了我被城市生活尘封的乡土记忆。

“挨次种完了棉花蜀秫、黍稷谷粱，种了秧，已是四月半后天气；又忙劫劫打草苫、拧绳索，收拾割麦”，书中第二十三回、二十四回中描写的明水镇风土人情，仿佛让我看见了乡亲们走在麦田里的背影，听见打谷场上连枷敲击的节奏，还有奶奶纳鞋底时哼唱的童谣，爷爷在大槐树下拉二胡的音调。

那些久违的乡音不再仅仅是书中的语言符号，更像是农耕文明的基因密码，唤醒了沉睡在我脑海里的乡土悸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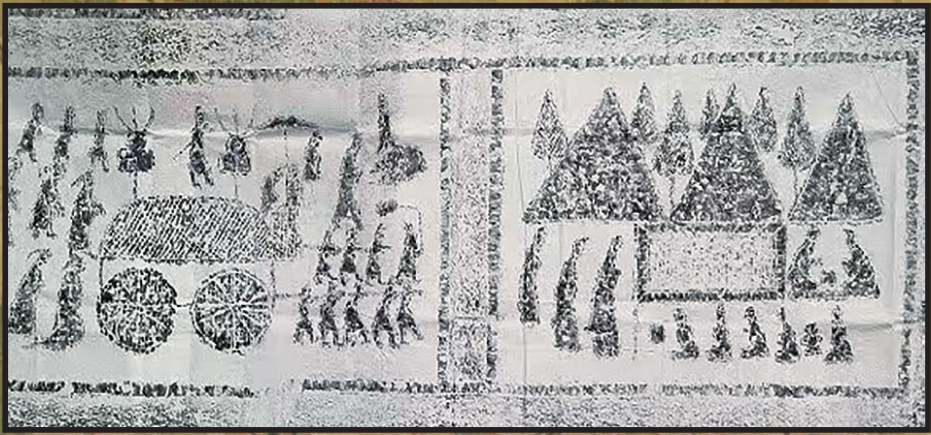
从晁家的武城县到狄家的明水镇，小说仿佛以山东方言为经纬，在我面前织就了一幅齐鲁大地的人文地图，而泼辣恣肆的方言书写，也像鲁菜中的葱烧海参，唤醒了我的味觉记忆，粗犷中见精致，市井里藏玄机。

然而，方言的地性也带来传播的困境。书中“麻蚰”（水蛭）曾经被误注为“大蚂蚁”，“和包鸡子”（荷包蛋）被曲解为“水泡鸡蛋”，这种误解恰似长期在外的游子返乡时遭遇的“水土不服”，需要适应一两天才可以身心贴切地在家乡怀抱中畅游。

胡适曾言此书是“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的写生”，但对我而言，它更像是一部用方言镌刻的《山东风土记》。当素姐用“二不棱登”骂狄希陈时，当晁夫人以“撕挠账”调解家族纠纷时，那些被普通话规训的舌头，终于寻回了语言的故乡，而书中的那些俚语也像在提醒我们：失去方言，便割裂了人与乡土的血脉。

合上书页，窗外的霓虹与书中的油灯在记忆中重叠。作为游子，我深知方言终将在我的生活中渐去渐远，但《醒世姻缘传》的存在，仿佛让乡音得以在文学中永生。它不仅是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，更像是一封用山东方言写就的家书——穿越四百年光阴，告诉每一个离乡的齐鲁儿女：“莫道故土远，乡音即归途。”

（本文作者为上海科技馆藏品保护与研究中心馆员）



回望汉画像中的“葬礼”

□杨建东

两千年前民间怎样送葬、孝子孝妇和家眷怎样服孝、怎样指挥葬礼程序、墓穴砌完之后怎样祇候灵柩、怎样恪守礼制……文献史料中少见翔实记载，但在山东微山有一幅汉代送葬图刻在石面上，是全国罕见的记录汉代殡葬场面的史料。

微山湖中有座微山岛，这个小岛原是平原上的小丘陵，明代地形变化形成微山湖，淹没村庄、耕地，这处丘岭便成了湖中小岛，面积8.4平方公里，制高点海拔91.6米。秦汉时期在泗水之滨设沛县、留县，留县的官民死后多在这里择墓选穴，所以此处的家族墓葬十分密集。笔者退休前做考古工作，在微山岛发掘三百余座古墓，其中画像石墓百余座。

画像石即汉代石工在石棹板内壁刻人物、车马、鸟兽、建筑及神话故事的艺术作品，反映了人们对阴司的想象，如死者灵魂乘车马进入仙界、与先死的亲人团聚、在阴司享受富贵生活……画像内容包罗万象，艺术工艺一丝不苟。

1973年，沟南村出土一座西汉末年石棹墓，石棹内壁以阴线刻手法刻着画像，此石长252厘米、高81厘米。石刻画面一直未引起重视，亦未宣传，直到1987年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思礼、赖非等专家来微山县调查画像石，才考证此图为全国罕见的送葬图。

石面分左中右三格画像，左格或为孔子见老子的历史故事。中格为出殡场面，一辆轎车载尸，车上有羽葆、华盖，车前两排人牵索执纛，前面一人举幡招魂，一人引唱挽歌。专人呼唤孝子迎宾，孝子按杖跪拜稽首，头上首经，腰系经带，经带结在两个圆环上。车后跟随四名孝子、四名孝妇，他们腰系经带，经带结在两个圆环上，发髻后垂缚经带，皆穿斩衰孝服，孝妇长裙曳地。最上边有一排人无孝服，一人佩剑，可能是旧交故吏前来送葬。华盖下有三人，不知充何角色。右图为埜地，长方形墓穴内已砌好石棹，待殡车来到便将灵柩安放于石棹内。图中有穿官服者，可能是来墓地吊唁者。三个高大坟丘，是已故去的先人之坟，坟上植柏树。

送葬图显示了汉代儒家思想，孝悌传统、封建礼制等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但此图反映的不是王侯将相、贫寒百姓的送葬场面，而是当时“中产阶级”的殡葬缩影。

石作坊的画工、石工在加工石棹时可能会夸大阴司的富贵，目的是取悦丧家，如画面上的轎车，而此处画像石反映的不是帝王、王侯出丧的浩大场面，显

然轎车载尸是画工的夸大，对丧家是一种精神安慰。汉代的官吏出丧时，其仰慕者、受过恩惠的人可以在送葬途中设台路祭，也显得丧家光彩，图中的车前稽首者也可看作路祭化身。

汉代，平民穿麻衣，即用细麻织成的纤维较粗的布，服孝时穿最粗、最糙的麻衣，称缋；用麻丝缠在发髻和腰间的带子称经，即披麻戴孝。东汉郑玄注《仪礼·丧服》：“凡服，上曰衰，下曰裳，麻在首在腰皆曰经……”这是汉代礼制规定的丧服，后来发展为五服，即五代不同的丧服（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缋麻）。画像石上的丧服是什么样的麻布，孝子孝妇孝孙及亲眷应该不同，只是粗糙的石面无法表现出来，仅有外形轮廓而已，不过用放大镜细观画面，仍能看到细微的差别。

右图表现的埜地也很有考古价值。石棹已砌好，这种石棹即是刻画像的石棹板，灵柩放置在石棹内，起到保护棺木的作用。亲属或执事人在埜地祇候殡车来到，准备安葬和墓祭，已备好盛酒的樽、壶。后边的坟丘尖形，是民间的定制，王侯重臣的坟丘呈覆斗形，像反扣的斗，平顶，坟前植柏树，因为柏为辟邪之物。

汉代厚葬成风，以厚葬为德，薄终为鄙，皇帝及诸侯国君耗资巨大为自己建造地下官室，以山为陵，动用民工数万，费时十年、二十年开凿山体造墓，民间则以自己的经济财力尽力厚葬，朝廷及儒教提倡孝悌，汉宣帝、安帝、恒帝、献帝诏郡国举孝悌闻名者封官，孝敬父母、厚葬父母是孝悌的重要内容，所以有的布衣就尽最大力量安葬父母，以期被“举孝廉”。

历代史书对礼制葬俗都有或简或繁的文字记载，但很难给人鲜活、立体、身临其境的感觉，而让人可以直观古代殡葬场面、服孝、阵势、列队、祭品的，只有画面，具有文字达不到、说不明的效果。两千年前的送葬场面和葬俗礼制不是汉代仅有，应是战国、秦代沿袭而来，再沿续至两晋、南北朝甚至隋唐，许多葬俗没有大的变化，有的细节沿袭到今天，如孝子孝妇腰间系经、披麻戴孝、孝子稽首迎宾、孙辈举幡在前等。

微山岛出土的场面隆重、礼制完备的殡葬仪式汉画在全国罕见。由于此石深埋地下，所以晋代以来的民俗研究者不了解汉代的送葬场面，只能从文字史料上沿袭旧说，虽然近年有学者研究此石，但文章发表在专业考古杂志上，尚不能让社会广泛了解。此画像石对研究汉代丧葬礼制、送葬形式是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（本文作者退休前为微山县考古工作者）

【短史记】

闲谈尺牍

□路军

一早阅读《从文自传》，“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？我想起那两册厚厚的《辞源》，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份《申报》。还想起《秋水轩尺牍》。”查阅资料后，了解到《秋水轩尺牍》是清代三大著名的尺牍之一。

尺牍历史悠久，“牍”指古代写字用的木片，“尺牍”即长一尺的木简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牍，书版也，盖长一尺，因取名焉。”古代中国人发明造纸之前，用竹木等器材，制作成一尺长的木简，可以写信传递消息。一种词汇流传的过程中，词义常常延伸或者外溢，《南史·蔡景历传》：“景历少俊爽，有孝行，家贫好学，善尺牍，工草隶”，这里的“尺牍”已有“文辞”之意了。蔡景历出身贫寒，却勤奋好学，终成南朝时期著名的书法家。其文章不随波逐流，不追求华丽雕琢，展现出一种清新脱俗之风。

到了《新唐书》里，就有了“墨迹”“字迹”的意思，如“询初效王羲之书，后险劲过之，因自名其体。尺牍所传，人以为法”，欧阳询的书法在平正中追求险绝，这样的墨迹成为后世学习“欧体”的典范之作。

《秋水轩尺牍》的作者许葭村，与清代赫赫有名的袁枚相比，自然是一个小人物，历史册页中关于他的记载模模糊糊，不知生卒年月，然而，他所遗留的《秋水轩尺牍》，却意外地成为众多读者心头的挚爱。沈从文生在湘西，热爱自然山水，热爱那片历史人文深厚、民俗朴素善良的土地，许葭村“唯我独居，修行古刹”的生活态度，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古雅之风与孤高自傲的情怀，这与沈从文当年在旧式军队中的所见所闻，内心渴望摆脱却又迷茫无助的境遇，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在极度无聊与苦闷之中，沈从文拿起了那本《秋水轩尺牍》，与古人进行心灵的对话，体察古人的情怀，以此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。

尺牍虽微，却能包容天地万象。简短的文字间，仿佛触摸到了古人的心跳，思想的脉搏在字里行间悄然跃动。一颗简单而纯净的心灵，在古老而深邃的空间内，怦怦跳动，回响不绝。呼吸间透露出的色彩，语言中蕴含的磁力，以及文字背后浸润的深刻思想，都在寂静无声的时刻悄然流淌，令人沉醉。

沈从文的念念不忘，是他寻找新生活路途中的深刻印记，是彷徨挣扎之后心灵的寄托选择，与古人对话，于是找到另一半自己。

与许葭村书信往来的人士，我在网络上搜索王沧亭、陈凝之，并不能找到，想来，也跟许葭村一样，如果不能以文章立世，仅凭名字和职业，也就在岁月的沧桑中化为远影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